



□ 12
3131
6



孟子集註

七

口 12
3131
6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朱熹集注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六律者黃帝之孫
黃帝之時伶倫
伶倫命大萸
山北竹葉
同斷吹黃
吹周土簫
同風鳴
雄鳥鳴
陽律大其始
物六也
陰陽各六
三三也律
律陽各陽
流

作到
離婁古之明自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規所以為黃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
其四節
鐘之宮
各六以節五音之北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
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
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
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

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
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
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
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其政
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
曰必有關聯聯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正

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律陽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友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

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入之政

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

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亦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道。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

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克之。以行先王之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
所存者幸也。潮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與辟

闕同喪去聲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

急救正之

泄泄猶水泉自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

非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也

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
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仁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
真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
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
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

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幽厲之名
豈可盡
去之
後世
出全
人下
皆通
傳

幽厲暗厲虐皆惡論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
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之言不仁之禍必至
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

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
集力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
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

孟子卷之二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行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
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
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

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不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

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於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國人難以為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

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有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承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

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文王之功大國五年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之功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
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
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
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
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
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方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佺不可為眾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
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
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
士商孫子之臣也膚犬也敏達也裸宗廟之
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
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
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
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
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
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
佺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
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
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執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執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菑淫暴虛，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

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欲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欲則勿施於民。罪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節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鰕魚者。獺也。為叢。鵙者。鷓

也。為湯武。鵙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鷓與驅同。獺

音鬪。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

也。在此。集註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鵙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息。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難。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也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

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弱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洽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入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

也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ハ在人ニ為甚通親之長之在人ニ為甚易也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

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信ハ為信ニ信ナレハ是ナリ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

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

獲於上ニ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

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存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性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

可以得民矣

中庸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授乎子思也。

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木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鮮寡孤獨。庶人之老者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

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馬往焉於

二老者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倍他曰孔子曰求非我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侯。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侯。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眊焉

善戰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反於。

搜 瘦音

瘦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

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埤雅云豺者尾長額白狼犬如狗青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不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孟子集注卷上 先王在位 十九

子欲乎スルヲ使シ天下乎カ

言天下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乎拯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告失其所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

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之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曰。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父也。曾先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久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先。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 問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天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復復有其事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之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吊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主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

樂正子。今之曰子敖。從甲人。其字。樂正子。今之曰子敖。從甲人。其字。

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
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
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

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
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舖啜也

徒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
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功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
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
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在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意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可得乎親。不可以為入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現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末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欲殺舜。至是而底豫。馬書所謂不格。效亦

言舜也
父母也
家語

天下
身自也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
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
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舜不魁而為孝至
於其親亦庶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
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
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
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庶豫者盡
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
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
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
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